

高年先生看

金陵所故宮圖考

羅家倫題



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專篇之一

金陵明故宮圖考

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印行

# 金陵明故宮圖考

葛定華撰

## 序言

昔微子過殷墟，見宮室無復遺存，而狐穴狸迹，禾黍油油，遂賦麥秀之歌。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，過故宗廟宮室，盡爲禾黍，作黍離詩以舒懷。今日過金陵，遊明故宮者，追思當年禁城之壯觀，能無興禾黍之感耶？自明初迄今，再經鼎革，閱六百年，遺文墜緒，變更而湮沒者多矣。明代志金陵名勝者，有顧璘之金陵名園記，陳沂之金陵古今圖考，顧起元之建康宮闕都邑圖，客座贅語，盛時泰之金陵紀勝，周暉之金陵瑣事三篇，曹學佺之名勝志，其所記誠侈且備矣。然當明之盛世，有欲訪求宮殿之制者，已感故老凋零，無所於質。後生小子，習聞俚談，往往失實而不足據。况乎今日遺跡蕩然者歟？若高岑四十景圖，余賓碩金陵覽



古，清朝書也，然於嘉道尙遠。王友亮金陵雜詠，陳文述秣陵集，周寶供金陵覽勝考，金鰲待徵錄，甘熙白下瑣言，李鰲金陵名勝詩鈔，雖皆以其時之人，語當時杖履之登涉，而所遺猶多也。若洪武京城圖志，以當時之官府，記宮殿之規模，宜最爲可據矣；而其圖工之拙，稽勾非易。爰集諸書所記，審辨考訂，作明故宮圖考，以備世人之追覽焉。其目如次：

第一節 故宮遺跡

第二節 故宮興廢

第三節 故宮地址

第四節 故宮建置

第五節 故宮宮闕

擬明故宮宮闕圖



## 第一節 故宮遺跡

明太祖以貧民舉義於濠上，統一中原，奠都金陵，營宮殿社稷於鍾山之陽，歷清代而燬。青溪之東，猶存遺跡，世所稱明故宮是也。民國八年春，嘗遊金陵，訪問故宮遺址，居民引指道路，極目遙瞻，信如于武陵所嘆：「莫問古宮名，古宮空古城。」（于武陵長春宮詩）自大中橋而東，北行里許，翹首東望，瓦礫徧地，處處蓬蒿，不覺：「古城蒼莽饒荆棘，」驅馬荒城愁殺人」之感，油然而動於中也。而茅茨錯落，居民每撥除瓦石，以事耕植，禾黍離離，鮑溶所詠：「懷宮芳草滿人家」，此景似之。清將軍署，在東廠街之東，辛亥之役，已全毀，惟門闕及照牆尚存。其東午門，旁連宮牆。入午門而北，經五龍橋，有古物陳列所，爲革命後新建者。其時祇周覽古物陳列所古物而返，於故宮遺跡，未及考訪也。

自國府奠都金陵，數載經營，景物煥新，大有「但見雄都新朝市，軒車照

耀歌鐘起」之概；誰復憶：「古殿吳花草，深宮晉綺羅」者！今年春，來京師，於授課之餘，率諸生作實地之研究，重訪故宮遺跡，道經西華門，而中山東路，橫越故宮舊址，東出朝陽。昔年瓦礫壘壘者，今則闢爲廣場，或墾爲田疇，又與數載前大異。蓋近年城內居民驟增，地利多闕故也。舊存宮牆，已拆毀無遺，惟跋涉其間，故宮陳跡，猶有可考者。

自天津橋而東，爲明時西華門大街，橋東二十餘丈處，有城門三闕，俗稱爲西華門舊址。門西向，城樓已毀，毗連之城垣，亦無遺存。自大街直東里許，又有城門一座，孤立西向，一如西華門，俗稱爲西長安門。復東半里餘，有石橋相並者五，俗稱內五龍橋，橋跨御河。橋南三丈爲午朝門，五門向南，其外有左右環伸之城，向南成口形，是卽兩觀也。今門樓已廢，門闕依然，而左右環伸之觀，亦被拆毀，惟遺土石壘然，高丈許，石基尙無恙，量其基南北各長約六丈，北端接門樓，厚約三丈。自午門而南，有大道直達洪

武門，道均爲大石砌成，卽舊所稱御道也。午門南里許，又有五石橋並峙，如內五龍橋然，是爲外五龍橋。其南二里，卽爲明時之正陽門。自午門至正陽門，御道兩旁，盡爲田舍，居民多以宮牆殘磚，構爲廬居。明代建築，已蕩然不可考見矣。自內五龍橋而東，半里餘，復有一城門孤峙，與西長安門相對，卽俗稱東長安門也。其門東距朝陽門約一里。自內五龍橋而北，爲古物陳列所，革命後，因明宮遺趾而建。所之北，爲今中山東路。自所而北，黃土一片，其中央略高處，當爲三殿之基。由南而北，有方石百十，序列地面，石廣如方卓，厚亦如之，多傾倚於土中。近有擊碎以售者，並掘取其基之填石，基石深及丈，廣亦及尋，蓋爲宮殿之正殿柱礎也。據此，猶可考見宮殿層列之地位，惟其階石無有存者，蓋爲市民竊取以盡也。南京舊圖載宮之北，爲後宰門，更北爲北儀門，均無遺存，但見其地瓦礫徧地耳。故宮牆南自午門，東西自東西長安門，北至後宰門，成方形，東西長一里半，南北

稍長。民國初年，尚有殘存之磚牆，今已折盡，惟土阜綿亘，猶可識之。觀其城闕及殘存土阜，其牆當甚堅厚，卽所謂紫禁城也。牆內明時稱大內，其西北隅有土阜，大數畝，相傳爲粧台舊址，今有民家三五，結茅其上。舊時土阜之太湖石，亦盡爲人取去。玉河一稱御河，繞於宮牆之外，爲紫禁城之護城河，發源於半山寺後之前湖。前湖水經外城牆入城，每至春夏兩季，流如潮湧，澎湃之聲，聞達數里。流經半山亭下，至紫禁城東牆入御城河，南流經東長安門前，分爲二，一南行經九板橋而西。一北行折入宮牆，西經內五龍橋，至西長安門，折而北，經粧台西北，出宮牆，與牆外之護城河相接，循護城河而南，經西長安門前，復南約一里半，經小五馬橋，與東來之河合。其東來之水，源於外城牆之銅心管橋，橋西數十丈處，爲青龍橋，更西卽與玉河南行之水，合而西流，卽爲外五龍橋。更西半里餘，爲白虎橋，橋西與西長安門，南來之流相接。更西，經五馬橋，入青溪正流。（本節所稱



長安，西華，后宰諸門之名，均依俗稱，非明時本名也。

## 第二節 宮故興廢

金陵之區，古稱重鎮，帝王之州，八姓所都。吳時曰建康，（建安十六年，孫權自吳徙居秣陵，改名建康），東晉仍之。宋齊梁陳，相繼建都。五代時，吳（楊溥）唐（徐知誥）相襲。明初建都曰京師。明地志載洪武元年八月，建都曰南京。十一年曰，京師，永樂元年，仍曰南京。方輿紀要載明初定鼎於金陵，遂爲都會。正統六年，始爲陪都。

明劉辰明著國初事蹟，謂「太祖克建康，都之。嘗以六朝折數不久，深意遷都。後得汴梁，親往視之，曰：四面受敵之地。亦有建言遷長安者，太祖曰：漕運艱難，且已之。」

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，謂：「元至正二十六年八月，庚申，拓建康城。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，東盡白下門外，距鍾山既闊遠，而舊內在城，因元

南台爲宮，稍隘，太祖乃命劉基卜地，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，在舊城東，白下門之外二里。增築新城，東北盡鍾山之趾，延亘周圍，凡十餘里，盡據山川之勝焉。」

肇城志載：「洪武丙午八月，拓金陵城，命劉基卜新宮於鍾山之陽，在舊城東，白下外門二里許，增築新城，東北盡山，延亘五十餘里，據山川之勝。」

江甯府志建置載：「江甯府城明太祖洪武二年九月始建，六年八月成。……明建都城，……自舊東門處，截濠爲城，開拓八里，增建南門二，曰通濟，曰正陽。城址極東北轉，建東門一，曰朝陽。城址極北，西轉，自鍾山之麓，據岡建北門一，曰太平。……而建宮城于其東隅，其宮端門，南當正陽門，北門當鍾山，謂之內城。」

又江甯府志紀年事表則謂：「二十六年（元順帝至正），明改築應天城，作

新宮鍾山之陽，置江南行中書省，治應天府。』又謂：『元至正三十七年，明太祖改爲吳元年，建廟社宮室，以至正二十八年，爲洪武元年，以應天爲南京，初建國號曰明。十一年，改南京爲京師。』

明史地志應天府注云：『洪武二年九月，始建新城，六年八月成，內爲宮城，亦曰紫禁城，……皇城之外曰京城。』

明史紀事本末載：『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，太祖以國之所重，莫先宗廟郊社，遂定議：以明年爲吳元年，命有司建圓丘於鍾山之陽，以冬至祀昊天上帝；建方丘於鍾山之陰，以夏至祀皇土地祀。及建廟社，立宮室。己巳，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。』又載：『吳元年九月，癸卯，新內三殿成。』明史太祖本紀載：『明太祖吳元年八月，圓丘成。』又明史輿服志四載：宮室之制，「吳元年，作新內」。

按上引諸說，當以京城之改建，始于洪武二年，至六年成。而紫禁城及宮

室社壇之建，當在京城建拓之先，爲元至正二十六年，卽吳元年之前一年。至吳元年初，宮室社廟，相繼成。惟京城之規劃，則當與宮室之建爲同時。太祖于吳元年十二月，遷入新宮。明史紀事本末稱：「十二月癸丑，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，率文武羣臣勸進。太祖辭，固請，不許。明日復請，許之。辛酉，善長率羣臣以卽位禮儀進。甲子，太祖御新宮，以羣臣推戴之意，祭告上帝神祇。」明年元旦，太祖卽皇帝位，改國號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紀事本末謂：「太祖洪武元年，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，上祀天地於南郊，卽皇帝位，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，建元洪武，遂詣太廟，追尊四代祖考。丁丑，大宴羣臣於奉天殿。」

成祖陷金陵，後宮一部被焚。明史紀事本末載：「建文四年六月乙丑，燕王率兵入金川門，朝廷文武俱降，來迎，帝左右惟數人，遂盡閉諸后妃宮內，縱火焚之，挈三子變服出走。」據明史稿言：「宮中火起，帝及皇后馬氏

崩。」此據成祖實錄所記也。後修之明史，亦云：「宮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終。」明通鑑綱目云：「都城陷，宮中火起，帝不知所終。」夏變明通鑑因諸家說，謂：「上知事不可爲，縱火焚宮，馬后死之。……王（燕王）既入，遣中使出馬后屍於火。」是皆可證建文遜國時，宮內被焚，惟成祖卽位後，正史均未載修繕宮室事，是殆宮中被火之處，甚少歟？抑諱言之也？又據明史載建文四年六月己巳，燕王升輦，詣奉天殿，受朝賀，卽皇帝位。己巳距建文焚宮之日（卽乙丑日），僅四日，是外殿當無毀壞，內宮或有被焚耳。

成祖發跡於燕，欲遷都北平，而以祖法未可遽違，故先建行都。永樂元年正月，詔以北平爲北京，通鑑載：「初上以北平爲北京，尙書李至剛以爲興王之地，宜爲首善之區。上是其言，與近侍大臣密計數月，先以爲行在。閏七月壬戌，始下詔以明年五月，建北京宮殿，分遣大臣宋禮等，采木於四川，湖廣，江西，浙江，山西等處，命泰寧侯陳瑄董治其事。」又其時塞北之

患未絕，重兵屯駐北方，北都便於統制邊塞各軍。永樂六年八月，丙子朔，以明年春巡幸北京。丙戌，詔曰：一成周營洛，肇啓二都，有虞勤民，尤重巡省，朕君臨天下，統御之初，已陞北平爲北京，今國家無事，省方維時，將以明年二月，巡幸北京，命皇太子監國。……凡有重事及四夷來朝與進表者，俱達行在所，小事達京師，啓皇太子奏聞。一明年二月壬午，車駕發京師，皇太子監國，命吏部尙書蹇義，兵部尙書金忠，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太子。戶部尙書夏原吉，右諭德金幼孜，翰林學士胡廣，右庶子楊榮扈從。八年冬十一月甲戌，車駕還京師。十一年春，車駕復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。十四年十一月，上自北京還，遷都意決，集文武羣臣議，遂決，十五年三月，上復幸北京，十八年九月，定都北京，欽天監奏明年正旦吉，宜御新殿，遂遣戶部尙書夏原吉齋敕召皇太子，尋敕太孫從行，期十二月終至京師，詔自明年正月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設六部，去行在之稱。並

取南京各印信，給京師諸衙門，別鑄南京諸衙門印信，皆加南京二字。十月，皇太子發南京，十一月以遷都北京，詔天下。十二月，北京郊廟宮殿成。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，上恭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，命皇太子詣郊壇，奉安天地神主，皇太孫詣社稷壇，奉安社稷神主，黔國公沐晟，詣山川壇，奉安山川諸神主，上御奉天殿，受朝賀，大宴羣臣。江寧府志卷五，紀年事表，載：「成祖既克京師，明年，分命諸將守城，還駐龍江。四年，狩北京，以皇太子監國，大小庶務，悉以委之，府部大小諸臣，六軍安堵如故。」所稱北狩之年，有誤，紀年事表，又云：「十七年皇太子歸青宮，以皇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。」皇太孫留守南京之說，與明史及紀事本末等書所記不同，蓋亦誤也。

明史稱仁宗洪熙元年，始設南京守備，命皇太子謁孝陵，遂命居守南京。仁宗崩，皇太子自南都卽位，是爲宣宗，始詔太監鄭和等稱內守備，駙馬都

尉沐琮襄城伯李隆等，稱外守備。自後天子鮮臨南都，祇武宗正德十四年，自擊宸濠幸南京，翌年北行。

自永樂後，南京爲陪都，戶口大減。顧起元客座贅語記遷都後之戶口，謂：「總計上元江寧二縣人戶丁口，視國初（即洪武時）十不逮一，所以者何？

……永樂北遷，大半隨行」。又於坊廂始末篇中，謂成祖北遷，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，減戶口過半」。逮明之中葉，南京雖爲陪都，而長安之風猶存。客座贅語卷一，風俗篇謂：「南都一城之內，民生其間，風尙頓異，自大中橋而東，歷正陽朝陽二門，迤北至太平門，復折而南，至玄津百川二橋，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，其人文客豐而主齋，達官健吏，日夜馳騫於其間，廣奢其氣，故其小人多虺脰而傲僻。……世冒官族之所都居也，……游士豪客，競千金裘馬之風，……是武弁中涓之所羣萃，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。」「達官健吏之馳逐，世官族之豪靡，武弁中涓之羣，猶是京華風氣也。



又以孝陵在南都，享祀不能廢，百官陪祭之儀，亦不可闕，故南都備置百官。顧氏記陵祭謂：「正旦祭孝陵，行香果酒，清明日祭，忌辰行香，中元日祭，萬壽聖節日行香，十月初一日行香，冬至日祭。凡三大祭，用祝版。以上祭祀，俱百官陪祭，遣守備武臣行禮，今例遣司香勛臣行禮。」

惟當時南都備六卿百官，而無所職司，頗有議廢之者。客座贅語卷二，兩都篇謂：「戶部郎龍溪謝彬，志其部事，論曰：商遷五都，不別置員，周營維邑，惟命保釐，漢唐舊邦，止設京尹，宋于西京，僅命留守。保釐京兆，卽今府尹是已。未聞兩都並建六卿，如今日也。說者以爲京師者，大衆之謂，物無兩大，推以一尊，故謂南吏部，不與銓選，禮部不知貢舉，戶部無斂散之實，兵部無調遣之行，視古若爲冗員。嗚呼！是豈知國家之深計長慮哉！夫宮闕陵寢所在，六軍城守之事，府庫圖籍之所儲侍，東南財賦之所輻輳，雖六卿以分理之，猶懼不給也，可以爲冗員而輕議之。善乎，丘文莊公有

言：天下財賦，出于東南，而金陵爲其會；戎馬盛于西北，而金台爲其樞。並建兩京，所以宅中圖治，足食足兵，據形勢之要，而爲四方之極者也。嗚呼，得之矣。考永樂十九年，始稱南京，洪元年，去之；正統六年，復稱南京，一時印信，皆新鑄給。然龜鼎雖奠于北，神居終表于南，且水殿之舟楫猶供，陪京之省寺不改，所以維萬世之安，意固遠也。」

明之中葉，南京宮殿，嘗遭火災，明史五行志載：「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，夜，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災。」又：「正德十三年六月甲子，南京太廟火，燬前後殿，東西廡神廚庫。」

明史載崇禎十七年三月，流寇陷北京，五月，清軍入北京，是爲清世祖順治元年。四月，報至南都，馬士英阮大鋮等議立福王由崧于南京，祭告于奉先殿。乙酉，迎王于江浦。丁亥，百官迎見于龍江關。五月朔，王謁孝，奉先殿，出居內守備府。壬寅，稱帝于南京，以明年爲宏元光年。八月，

帝以行宮湫隘，諭工部亟修興甯宮，慈禧殿，尅期告成，以居皇太后。時土木並興，賜予無節，御用監內官，請給工料銀，置龍鳳几榻諸器物，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，計貲數十萬。工部待郎高倬，奏請裁省，不報。宏光元年春正月，庚寅，南京宮殿成。五月丙戌（初五日），清兵抵大江北岸，己丑（初八日），渡江，破明軍于京口，敗軍奔還南京。辛卯（初十日），宏光帝酣宴至夜半，自通濟門出奔太平。乙未（十四日），清兵進駐郊壇門。丙申，豫親王多鐸入南京，遂定江南。甘石安白下瑣言載清兵初入南京，大肆劫掠，後豫親王入城，斬數人，始定，而明宮殿宇，蓋毀于此時。諸史多未詳，諱之也。

江甯府志紀年事表載：「順治二年，豫王下江南，明忻城伯趙之龍，及軍民人等投誠執福王，江南平，改南京爲江南省。」

清初既廢南都，宮室社廟，亦毀，乃于其地建駐防城，將軍駐之。江甯府

志謂順治六年，建駐防城。十七年，重建駐防城，起太平門東，至通濟門東止。又謂清駐防城，略因明舊內城，其西一面，係順治十七年重建，起太平門東，至通濟門東止，長九百二十丈，連女牆高二丈五尺五寸。明舊內城，即故宮皇城也。

江寧府志卷七城垣蕭謂：「駐防城，明故宮也，起太平門東，包于朝陽門南，至正陽門通濟門，省垣也，其西面西華門一帶，咸豐間，毀于賊。其地即明之北安西華西長安諸門也。」又同書卷八古蹟篇明舊紫禁城，即今駐防城，其西華門迄通濟門，爲清朝改築。

明宮室既爲清兵所毀，遂無復修葺。至康熙時，已頽垣斷壁，荆榛滿目。康熙二十三年，聖祖南巡，十一月壬戌，至江甯，登雨花台。癸亥，謁明太祖陵，親爲拜奠。過明故宮，慨然久之，爲賦金陵舊紫禁城懷古云：「秣陵舊是圖王地，此日鸞旂列隊過，一代規模成往蹟，千秋輿廢逐流波。宮牆斷

「明故宮詩云：『樓台金粉已沉銷，不獨詩人說六朝，月落宮寒春寂寂，經過惟歎草蕭蕭！』廢宮殘陽，令人感慨無限。康熙是時，祇距宏光之亡四十載，而一代規模，祇剩衰草蕭蕭，破壞之速如是！

清聖祖更撰過金陵論曰：『……明有天下，建都於此，窺明太祖之意，以爲宅中圖大，控制四方，千百世無有替也。歲在甲子（按爲康熙二十二年），冬十一月，朕省方南來，駐蹕江寧，將登鍾山，酌酒於明太祖之陵，道出故宮，荆榛滿目，昔者鳳闕之巍峨，今則頽垣斷壁矣；昔者玉河之灣環，今則荒溝廢岸矣，路旁老民，踞而進曰：若爲建極殿，（註建極殿卽奉天殿，詳第四節）若爲乾清宮，階嶺陛級，猶得想見其華構焉。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間，經營大業，應天順人，奄有區夏。頃過其城市，閭閻巷陌，未改舊觀，而宮闕無一存者，覩此興懷，能不有吳宮花草，晉代衣冠之歎耶！……

明自靖難之後，嘗以燕京爲行在，宣德末年，遂徙而都之。其時金陵台殿苑囿之觀，聲明文物之盛，南北並峙，遠勝六朝。……」

清高宗南巡，亦有過明故宮詩以弔之曰：『六朝崇構早摧殘，基剩明宮烟草寒，木鳳已聞翔北闕（明至今四百餘年，且在明則猶南京也，不宜荒廢至此。傳聞成祖建北京時，移宮殿鉅材北上，以備營建，故柱礎發石無恙，惟木則無存，此或信然，蓋別有深意云。——按此爲高宗原註。）石鯨無恙枕春瀾，胡寬巧思眞重覩，（宮殿規制，無不與北京同，蓋北京本取式於此，猶新豐之不改市肆也，）鄒緝忠言信不刊（諫成祖遷都者），周監在殷殷監夏，凜然動念慘然看！』

按成祖北遷時，並未將宮殿鉅材大木移去，蓋移木則宮殿必圯也。自成祖迄明末，南都宮殿未廢，福王且更加修葺，增建。明史所記，歷歷可考。高宗不言清兵陷南京時焚毀者，諱之也。正史亦不言者，以多纂編於清代，亦

諱之也。荒廢至此，康熙初已然，聖祖詩文，已詳言之，不待數十年後之乾隆朝也。證之清末駐防城毀廢之速，則明故宮毀廢之速，固無足怪者。

咸豐時，太平軍陷南京，駐防城多被焚毀。續纂江寧府志卷三，軍制篇謂「江寧駐防旗營，在城東北隅，明內城地，以舊宮牆爲界。咸豐癸丑之變，將軍祥忠勇率都統以下，自大城退守內城，振臂一呼，裹創復戰。……其潰圍而出者，才八百餘人耳。」又卷七城垣篇謂：「駐防城西面西華門一帶，咸豐間，毀子賊。又建置篇謂：「粵寇發難，盜江寧窟穴，凡祠廟衙署，堤堰橋梁之屬，舉燬夷之，無留遺。曾文正復南京，興廢升墜，屢續修繕。」其後防城內修繕署解兵舍甚多，府志署解篇謂：同治間，在駐防城內，重建將軍署，副都統署，及旂營官署兵房。自同治六年，至光緒五年，凡添建兵衛署六千零八十四間。而清亡後不數年，其地亦祇剩瓦礫一片，甚矣！滄桑物化之速也！

第三節 故宮地址

明故宮地，爲古建康城之東郊，自孫吳之建鄴，迄元之應天府，其都城均在秦淮之北，青溪之西。明代始闢東郊，爲宮城，青溪流貫其間。青溪者，孫吳赤烏四年，鑿東渠，名青溪，自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，九曲西南入秦淮者也。於城東二里許，青溪復與燕雀湖相接，湖水源於鍾山之陽。建康實錄載：「吳大帝赤烏四年，詔鑿東渠，名青溪，通城北塹潮溝」。輿地志謂：「青溪發源鍾山，入於淮，連綿十餘里。景定建康志則謂鍾山水源，至宋時已絕。按之陳沂金陵古今圖考，宋建康圖，青溪北通玄武湖水，南流入秦淮，其東與燕雀湖相接之流，淤塞，雀湖之水，逕由東南入淮，是卽青溪之鍾山水源絕也。唐末，吳楊行密子溥時，改築都城，鑿濠，青溪九曲，至是爲築城絕其流。明時，竹橋下水，西入舊城濠者，乃自潮溝從西南流之故道，自明舊內（在平橋東南，元御史南台故址）傍，南流經淮清橋，合秦淮者，則城



內所存之一曲也。清江甯府志載：「竹橋在駐防城西北，其水由駐防城內東華門流至後宰門，而絕，又自後宰門穿城而出，合於竹橋之濠水」。是蓋明初建都時，所濬，爲宮內御溝。又謂自楊（濬）吳城金陵，其水遂分爲二，其一自駐防城內穿城而西出，北轉至竹橋，合於楊吳城濠之水」。

青溪與玄武湖相接處，據金陵古今圖考所記，於明前均作覆舟山東，龍廣山（今名富貴山）西。明時改建城垣，於覆舟龍廣間，建太平門，斷玄武與青溪之流，遂改於覆舟之西相接，建水閘於城垣。今考試院東北，有流南接珍珠橋，入青溪舊濠，又今日故宮西北，猶有小溪通太平門下，蓋爲湖水注入青溪之故道。野史載建文帝出亡，自宮乘小舟至太平門，當是道徑此流。如事非虛構，則明初溪流猶可通舟楫也，今就淤矣。汪氏續纂江甯府志謂：「半山寺青溪所發源也，此當非指太平門之青溪故道。按故青溪有二源，一玄武湖出太平門處，一燕雀，而燕雀源出鍾山南麓，今前湖之水，由半山寺旁入

城，至御河，志謂發源地，蓋指此也。今御河之水，仍經白虎橋而西，入青溪正流。

故宮之西，土色灰黑，惟故宮舊址之處，爲黃色，蓋其地源爲湖澤，明初建都，取鍾山之土填築之。近有取舊石礎之石者，掘深丈許，其最下層之土，又爲灰黑色，多蛤殼，是蓋舊湖之底也。甘石安白下瑣言卷四，載：「金陵城東北，舊有燕雀湖，一名前湖，明初，填爲大內」。又清梅伯言致陸制軍書云：「江甯省城，有前湖，後湖，明初建都，前湖始填，惟後湖僅存」。是以前湖與燕雀湖爲一也。近時南京輿圖有後湖，在孤棲埂西，中湖甚小，在孤棲埂東，而無前湖。乃今城外於半山亭下，有湖甚大，金陵人士，呼爲前湖。湖南，以城郭爲堤，其東北，則爲鍾山之西南麓。冬季，湖之面積猶甚廣，（去年冬季少雨，據金陵人言，爲鮮遇之旱季，而湖之面積，猶有數百畝），聞夏秋季，湖之面積更廣，而水流入城，響如洪濤。湖水穿城而

入，築有水關，是此湖當久已存在者。而前湖距故宮北闕，有里許，則明初所填者，當非此之前湖。

惟今之前湖，或爲明初築城後，始積水而成者。考前湖與玄武，相距甚遠，且其間爲鍾山富貴山所隔，富貴山脈由鍾山西南，延伸而至，今前湖西北之高崗，卽爲兩山相連處。是古之玄武，決非與今之前湖相連，亦卽古玄武湖水，決不能延至前湖處也。又考東晉以來，諸史及南都各記，均無前湖之說，是前湖之處，當原爲平陸也。又玄武之名，始于孫吳赤烏十年，建太初宮，作八門，後一門曰玄武門，（傳說宋元嘉中，黑龍見於湖，故又曰元武湖。又按陰陽家，以南方爲朱雀，北方爲玄武，爲水，爲龜蛇，此爲當時命名之原義，宮南有朱雀航朱雀門，以與玄武相對，二說，當以陰陽家說爲是，其年號曰赤烏，亦本陰陽之說也。）北望大湖，因名玄武湖。至於有明，此名未易。而清之中葉，梅甘諸人，稱後湖者，當非古名。又考金陵古今圖考

玄武湖，於明後始亦名後湖，是後湖之名，當始於明（圖考作於明正德年間），而後之對稱，則必爲前湖也。則前湖之名，當始於明代。又按前湖之名，既未見於明代之前各史籍雜記，考之古今圖考，其處亦無湖澤，祇其南有燕雀湖，卽故宮所建處也。燕雀湖爲容納鍾山東南部之水宅，自趙宋以後，湖水與青溪斷，而南流入淮。明既填燕雀，鍾山水流，無所容，復建長郭以阻之，遂於城外注溢爲湖，卽今之前湖也。湖底甚高，亦可見其原爲平陸。是以今之前湖，非燕雀湖，燕雀湖亦向無前湖之稱。謂明宮所填爲前湖者，誤也。或以爲古者作圖之術未精，燕雀或與今之前湖連爲一湖。惟考半山寺，在今前湖與故宮之中間，半山苑，著於晉，歷趙宋不廢，（自謝安石迄王介甫皆據其處，爲東郊之苑），是燕雀與前湖，自非連爲一湖者。則前湖非燕雀亦可以證信。

燕雀湖之名，據古今圖考所記，始源甚早，孫吳時，已有。窮神祕苑載：

「梁昭明太子在東宮，有一琉璃盃，紫玉杯，皆武帝所賜也，既薨，詔置梓宮。後更葬，開墳，爲闈人攜入大航，乃有燕雀數萬擊之，因爲有司所縛，乃攜二寶器。帝聞而驚異，詔以賜太孫。封墳之際，復有燕雀數萬，啣土以增其上。墳側今有後湖，人因名燕雀。」按史志均載昭明墓在雞籠山北麓，雞籠山卽明之欽天山，今北極閣處，距玄武近，而距燕雀遠。是窮神祕苑所記，不可爲據。建康志引輿地志云：「走馬橋見有燕雀湖」，姚氏江寧府志則謂燕雀湖舊在上元，今駐防城值其地，明太祖填爲大內。金陵東報爲上元，西部爲江寧，姚志所記是也。

至於近代著述地志，及地圖，不載前湖者，蓋或以作者因循舊著，未實地考訪故歟？

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諸書，均謂明太祖卜建宮室於鍾山之陽，填築燕雀湖爲大內。甘氏白下瑣言因謂：「相者有言，杭之西湖，王氣所鍾，可填爲宮

殿。太祖築大內於雀湖亦將爲長治久安之計。野史多言劉誠意善望氣，故有此說。惟考太祖築宮之意，因舊宮（元御史台省）太隘，（見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諸書），命劉基卜建新宮，新宮地址，自當擇其寬廣者。而吳晉六朝之金陵舊宮，久廢，且改爲民舍，太祖方欲收拾人心，自不能壞民居以成宮室。惟燕雀湖當鍾山之陽，爲一廣大平原，秦淮流其前，背山面水，形勢天然，所謂盡山川之勝也。其地在城外，民居稀少，故擇而建宮殿。觀明代宗廟社稷宮殿衙署，佔地之廣，（南北自後湖迄秦淮河，東西自朝陽門迄青溪），規模之大，數倍於六朝，非數倍於六朝舊宮之地，不能容之，自以雀湖爲宜，未可因卜而遽以堪輿爲解也。

故宮北部，爲半山寺，姚纂江甯府志載：「半山報寧禪寺，宋時在城東七里，距鍾山亦七里，此爲半道，故名。王安石捨宅，賜額報寧禪寺，曰半山寺，從其實也。明時，皆入禁中。」荆公有謝賜寺額表。蘇東坡詩云：「朱

門收畫戟，紺宇出青蓮」，指此也。考今之半山寺，遺跡，在故宮東北角，其東石山上，建方亭，曰半山亭。山倚城牆，前湖水流，經山側而南，以入故宮。寺南有石礎等舊物，當爲舊寺廢圮者。寺前有道，西行直達故宮之後宰門，則其地當未入禁中。惟寺原爲名苑，其面積當甚廣，或苑之一部，劃入禁中也。又或以寺至南宋後，多廢毀。明時建宮，當已不易指認其處。故姚志有是云。今萍京地圖，於半山寺前，記半山園，當爲追記晉宋謝王之苑，故無四界。而古今圖考記半山寺，於皇城東牆外，稍偏北之外城牆下，此書作於明中葉，記半山寺，不在禁城內，當爲可信。又依東華門之城基，直北，半山寺約當宮牆外之東北角，則府志所云半山寺，皆入禁中之說，難以徵信也。甘氏白下瑣言則謂：「半山寺在北安門內，東北隅」，則又以半山寺在禁城外，而在皇城之內也。

故宮東部，舊爲博望苑，南朝齊文惠太子所立，在台城東，鍾山下。沈約

郊居賦有云：「睇東嶽以流目，心悵慘而不怡，昔儲皇之舊苑，實博望之餘基」。庚信哀江南賦亦云：「西瞻博望，北臨元圃」。按漢時有博望苑，岷崙之山有元圃，蓋舊有此名，文惠借以名其圃耳。江寧府志疑博望苑卽東田館，南史齊鬱林王紀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之下，號曰東田，時以東田反語顛童，後蒼梧鬱林，果相繼敗，明帝立斥賣之。謝眺詩云：「魚戲新荷動，鳥散餘花落」。古今圖考南朝都建康圖記博望苑於燕雀湖北，沈約郊園之南。自隋以後，卽廢。於明都金陵圖則記苑於皇城東部，雀湖之北。

皇城西部，昔爲金華宮，舊址，始建於南朝，至隋而廢。據古今圖考所記，其地在粧台舊址之西。皇城西北，抵竹橋之側，當爲金華宮舊址。

皇城西南部，舊有永安宮，建於南朝時，古今圖考記長安街西口，爲宋永安宮。

御河環故宮，爲明初建都時所鑿。江甯府志載：「明御河在上元駐防城內



，明初開，東出青龍橋，西出白虎橋，至百川橋入城濠。」。據古今圖考明朝都城圖，青龍白虎二橋，均在宮牆外，青龍橋至皇城東北角，白虎橋在西長安門西，外五龍橋並跨流上，橋北岸，卽爲皇城南郭，承天門舊址。自填築雀湖後，更於紫禁城牆外，築濠，環城，成四方形。今故宮中，猶存御濠遺跡，一部已湮沒矣。民國初年，南京城市地圖，於故宮東北角，未載御溝，而將半山寺水流南向，接東華門。惟觀察半山寺，直西至后宰門，尙有水溝遺跡，連接半山寺水源，當爲御舊溝處。

#### 第四節 故宮建置

明故宮廢於清初，康熙時，父老猶能指認某處爲某殿，某處爲某門。終清之世，雖臨弔者衆，而詳記故宮遺跡者寡。至近年，斷階殘瓦，亦復無存，考證益爲難矣。前人之記故宮者，如甘石安之白下瑣言卷二載：「明故宮爲今駐防城，昔之五鳳樓，文華武英殿基，不過指識其處而已。惟紫禁城內，

正殿舊址，階級猶存。右偏有高阜，呼爲臙膳山，乃疊石而成，玲瓏可愛，指爲梳粧台遺址。午門外，左右土阜，坦平如砥，長可數十丈，兩旁亦然，階石柱礎，錯落其間，其石有石坊，四面屹立，乃廟社之遺跡也」。

江甯府志載：「明故宮，在今駐防城內，卽舊紫禁城，由西華門出東華門，兩門之中，有高牆，依牆有廢址，爲文華武英等殿。基面十餘丈，爲五鳳樓，左右皆城，連東西二華門，卽紫禁城門。（今之西華，疑係順治十七年所重造者，延舊西華門名稱之，非明宮城之舊西華門也。）樓城外爲六部堂，今廢。直南行，三門與樓相對，爲午門，出門有小河，爲金水河，跨河石橋五，中稍闊，再南爲正陽門（一曰洪武門）。」

洪武時，禮部奉勅所撰之洪武京城圖志，其序有云：「若乃紫微臨，金闕煌煌，黃道分，玉街坦坦。城郭延袤，市衢有條，六卿居左，經緯以文；五府處西，鎮靜以武。如十廟以祀忠烈，十樓以待嘉賓，此皇上之所以經制也

。其載宮闕，于殿：則有奉天殿，華蓋殿，謹身殿，奉先殿，武英殿，文華殿，乾清宮，坤寧宮，柔儀殿，春和殿，文樓，武樓，文淵閣，東角門樓，西角門樓。于門：則有奉天門，東角門，西角門，中左門，中右門，後左門，後右門，左順門，右順門，武英門，文華門，春和門，午門，左掖門，右掖門，左闕門，右闕門，社街門，廟街門，端門，承天門，廟左門，社右門，長安左門，長安右門，洪武門，東華門，東上南門，東上北門，東安門，西華門，西北門，西上南門，西上北門，西安門，玄武門，北上東門，北上西門，北安門，親蠶之門（古今圖考于長安左右門，稱東西長安門）。

據洪武京城圖志，皇宮宮牆，有內外二層，外層曰皇城，內層曰紫禁城，大內所在也。皇城垣不若紫禁城垣之堅厚，南方凸出，其南門曰洪武。由洪武門循御道而北，其東爲東長安門，西爲西長安門。其東門曰東安門，東安門之西與東華門之間，有東上南門，東上北門。其西門曰西安門，西安門與

西華門間，有西北門，西上南門，西上北門。其北門曰北安門，北安與玄武二門之間，東爲北上東門，西爲北上西門。紫禁城垣，爲方形，其南凹入，正中爲午門；午門之南，爲端門，端門之南爲承天門，承天門外爲外五龍橋，更南爲洪武門。午門至北。內五龍橋，其西爲西華門，外通西安門，其東爲東華門，外通東安門，其北爲玄武門，外通北安門。午門之北，爲奉天殿，華蓋殿，謹身殿，奉先殿。奉天殿之東，爲文華殿，西爲武英殿。奉先殿西爲乾清宮，再北爲坤寧宮。奉天殿前之門曰奉天門，東角門樓之門曰東角門，西角門樓之門曰西角門，文華殿前之門曰文華門，文華殿後爲文淵閣，武英殿前之門曰武英門。

明史輿服志四，宮室之制，謂：「吳元年，作新內，正殿曰奉天殿，後曰華蓋殿，又後曰謹身殿，皆翼之廊廡。奉天殿之前曰奉天門，殿左曰文樓，右曰武樓。謹身殿之後爲宮，前曰乾清，後曰坤甯，六宮以次列。宮殿之外

周以皇城。城之門，南曰午門，東曰東華，西曰西華，北曰元武。洪武八年，改建大內宮殿，十年告成，闕門曰午門，翼以兩觀，中三門，東西爲左角門。午門內曰奉天門，門內奉天殿，嘗御以受朝賀者也。門左右爲東西樓。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，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，殿後則乾清宮之正門也。奉天門外兩廡間，有門，左曰左順，右曰右順。左順門外有殿曰文華，爲東宮視事之所。右順門外有殿，曰武英，爲皇帝齋戒時所居。制度如舊，規模益宏。二十五年，改建大內金水橋，又建端門，承天門樓，各五間，及長安東西二門」。

有以東西華玄武，爲皇城門，東西北安爲紫禁城門者。明史地理志應天府下，注云：「洪武二年九月，始建新城，六年八月成。內爲宮城，亦曰紫禁城，門六，正南曰午門，左曰左掖，右曰右掖，東曰東安，西曰西安，北曰北

安。宮城之外門六，正南曰洪武，東曰長安左，西曰長安右，東之北曰東華，西之北曰西華，北曰玄武。皇城之外曰京城」。

余鴻客金陵覽古謂：「明太祖……曾築新城，其南與正陽門對曰洪武門，內承天門，內端門，左東長安門，右西長安門。承天門之東近北曰東華門，內東上南，東上北門，西近北曰西華門，內西上南，西上北門。子城卽紫禁城，其中曰午門，左左掖，右右掖門。東東安，西西安，北北安。午門內奉天門，左小門東角，右小門西角。東角南左順，殿曰文華，西角南右順，殿曰武英。奉天門內奉天殿，殿東文樓，殿西武樓，殿左中左門，殿右中右門。殿後華蓋殿，次謹身殿，次乾清宮，次坤寧宮，宮左柔儀殿，宮右春和殿。洪武元年十一月，復建大本堂于宮城內，爲教授太子之處」。

余氏說，與姚纂江寧府志所記各條，（俱見前引）均異。當不足據，而明史地志所云，與明史輿服志宮室之制，所記，亦異，輿服志祇謂宮殿之外，周

以皇城，南曰午門，東曰東華，西曰西華，北曰玄武，並無紫禁城與皇城之分，更無東西北安之名。是明史所記，多缺殘矣。明史撰于清康乾間，（始自康熙十七年，至乾隆四年成），成于衆手，未可據爲定論。而細繹洪武京城圖志諸書所記，則東西華玄武，當爲紫禁城門，東西北安，當爲皇城門。或有據現時俗稱西華門，在天津橋處，因謂西華爲皇城門者。不知清初改建駐防城，延用其名也。清代明宮已毀，俗人難辨，故混稱東西華門爲東西長安門，口碑固有時不足徵也。

奉先殿建于洪武三年，續通典禮典載：「太祖洪武三年，冬，上以太廟時享，未足以展孝思，復建奉先殿于宮門內之東。以太廟象外朝，以奉先殿象內朝。正殿五間，南向，前軒五間。製四代帝后神位，衣冠，其祔祧送遷之禮，如太廟寢殿儀。成祖遷都北京，建如前制。」

又續通考宗廟考載：「帝以歲時致享，則于太廟，至于晨昏謁見，節序告

奠，古必有其所，下禮部考論，以聞。尙書陶凱言：古者宗廟之制，前殿後寢，爾雅曰室有東西廂，曰廟無東西廂，有室曰寢，廟是棲神之處，故在前；寢是藏衣冠之處，故在後。自漢以來，廟在宮城外，已非一日，故宋建欽先孝思殿于宮中，崇正殿之東，以奉神御。今太廟祭祀，已有定制，請于乾清宮左，別建奉先殿，以奉神御，每日焚香，朔望薦新，節序及生辰皆致祭，用常饌，行家人禮。乃建奉先殿于宮內之東，以太廟象外朝，以奉先殿象內朝。九年，以舊殿弗稱，更命改建，正殿五間，南向，深二丈五尺，前軒五間，深半之。」

奉天殿後改名皇極，華蓋改名中極，謹身改名建極。康熙過金陵論所謂建極殿，卽爲謹身殿。明史輿服志四，宮室載：「嘉靖三十六年，三殿災（指北京者），帝以殿名奉天，非題扁所宜，用勅禮部議之。部臣會議，言皇祖肇造之初，名曰奉天者，臨揭以示虔爾。旣以名，則是昊天監臨，儼然在上



。臨御之際，坐以視朝，似未安也。今乃修復之始，宜更定以答天庥。明年，重建奉天門，更名曰大朝門。四十一年，更名奉天殿曰皇極，華蓋殿曰中極，謹身殿曰建極，文樓曰文昭閣，武樓曰武成閣，左順門曰會極，右順門曰歸極，大朝門曰皇極，東角門曰弘政，西角門曰宣治。又改乾清宮右小閣名曰道心，旁左門曰仁蕩，右門曰義平」。清初改三殿爲太中和保和，康熙文中，稱金陵父老，踞指建極，則嘉靖時，改宮殿名稱，南都當亦同時改名也。

又據建文遜國記等書，所載，宮牆有鬼門，及水關，可以通人。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，建文遜國篇載：「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，帝知金川門失守，長吁東西走，欲自殺。翰林院編修程濟曰：不如出亡。少監王鉞跪而進曰：昔高皇帝升遐時，有遺篋，曰：臨大難，當發，謹收藏奉先殿之左。羣臣齊言急出之，俄而昇一紅篋至，四圍俱固以鐵，二鎖亦灌鐵。帝見而大慟，急命

舉火焚大內，皇后馬氏赴火死。程濟碎篋，得度牒三張，一名應文，一名應能，一名應賢，袈裟鞋刺刀俱備，白金十錠。朱書篋內，應文從鬼門出，餘從水關御溝而行，薄暮會于神樂之西房。帝曰：數也！程濟卽爲帝祝髮，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。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：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，各易衣披牒。……九人從帝至鬼門，而一舟艤岸，爲神樂觀道士王昇，見帝叩頭稱萬歲，曰：臣固知陛下之來也，疇昔高皇帝見夢，令臣至此耳。乃乘舟至太平門，昇導至觀，已薄暮矣。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。按諸史所記遜國事，類本于遜國及其他野史之說，而遜國所載，後人頗有疑之者。王鴻緒初修之史，據成祖實錄爲正說，輯覽注云：遜國之說，明舊史例議力辯其妄，且言：「建文帝闔宮自焚，身殉社稷，死之正也。後人心惡成祖，誅夷忠烈之慘，而不忍建文之遽殞，故詭言削髮出亡，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」。但據王鏊，陸樹聲，薛應旂，鄭曉，朱國禎等書所書遜國

事，皆歷歷可考。後神宗時，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，似又非盡無稽者。明人紀革除遺事，無慮數千百種之多，即其收入四庫書存目者，亦有二十餘種。其中如符驗黃佐，稍稍駁正，然皆辨遜國以後爲僧之事，不謂建文焚死宮中。朱睦㮮遜國記序中，力闢建文髡緇遁去之說，而于建文四年六月之記，則亦不敢謂自焚。若陳建皇明統紀，作于正德間，其所載變服遁去，及詭指后戶爲帝尸者，皆本遜國記中語。清初朱竹垞以鴻博在史館，力持成神實錄中帝后自焚之說。明史稿因之，而仍存出亡之或說于後。至重修明史，始以帝不知所終爲定案。故明史紀傳所載，處處爲建文出亡地步。觀葉希賢傳，已見大略，而復於牛景先傳中，據遜國記革除遺事諸書，備載從亡諸臣，自程濟以下，皆有可考，此則爲明史稿所未及者。按故宮內玉河，有二處接宮牆外，一爲東南角，一爲西北角，所謂水關御溝者，當指此二處，而西北角之水關，可直通太平門，現宮牆已毀，無可考證，惟水流遺跡，則尙可按

案也。今之父老猶相傳建文由御溝出亡，似太祖建宮時，預爲後世子孫計萬全者。故略引各史所記。

太祖建宮室，規撫雖大，而猶尙儉樸。明史紀事本末載：「典營繕者，以宮室圖進，太祖見雕琢奇麗者，命去之。謂中書省臣曰：千古之上，茅茨而聖，雕峻而亡。吾節儉是寶，民力其毋殫乎！」又載：「六宮以次序列，皆樸素不爲飾，命博士熊鼎，類編古人行事，可爲鑒戒者，書之于壁間。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。太祖曰：前代宮室，多施繪畫，予用此，備朝夕觀覽，豈不愈于丹青乎？是日，有言瑞州出文石，可發地，太祖曰：敦崇儉樸，猶恐習于奢華，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，乃導予侈麗。言者慚退。」洪武起自田間，嘗言予農家子也，深知農民疾苦，未習麗宮之奉，其宮殿多儉。是以故宮規模，雖與北平宮殿之制相仿，而南都遠不及北都之華麗，且規模亦不及北都之宏大。至于苑囿之飾，南都亦遠不及北都。明崇禎時，內

監劉若愚，撰明宮史卷一，內庭宮室瑣記謂：「我太祖高皇帝，御極時，首崇節儉，內庭宮室，不尙華飾，內監所居，尤爲質樸。……自太宗文皇帝，移駕燕京後，宮室之制，溢美先代」。其紀述北都內庭之建築，甚悉，多有爲南都所無者，故據今之北都宮殿，未可以擬南都故宮而無憾也。

明顧起元客座贅語謂：「南都宮中，水殿之舟楫猶供，陪京之省事不改」，是皇城內當有御苑，備設水殿舟楫，以供遊觀也。脰膳山亦當爲苑囿之屬，其旁有水流，固成山水之觀也。北平故宮西，有苑，南都或亦有之歟？

敬天崇祖，爲君主政治之大典。太祖建宮殿之始，復定崇祀之制，明史載：「洪武元年三月，勅中書省臣，定郊社宗廟禮，以聞。于是李善長傳獻陶安等，引古酌今，擬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，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，夏至祀方丘，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。四代各一廟，廟皆南向，以四時孟月祭。及歲除，則合祭于高廟，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，從之」。其後，又改建圓

丘，及社稷壇，明史紀事本末載：「十年（洪武）秋八月庚戌，改建圜丘于南郊。先是，郊祀一如周禮，行之既久，風雨不時，災異迭見。上謂天地猶父母，父母異處，人情有所未安，乃命卽圜丘舊址，爲壇，而以屋覆之，名大祀殿。癸丑，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，共爲一壇，十一月丁亥冬至，合祀天地奉天殿」。

江寧府志古蹟篇：「明天地壇，在洪武門外，今駐防城南，正陽門外。壇制，闢四門，僚以朱垣，內復爲垣，上爲大祀殿，前爲離宮。大垣之右，列神樂觀，樂舞禮生在內，設牲犧所，養犧牲于內，清廢。壇後，東行里許，折而北，爲鷄鵝坊，犧牲所畜，以供大祀者，有官主之，清初廢」。

社稷壇，在端門之右，紫禁城外，皇城之內，其南爲社街門，洪武京城圖志謂：「舊賞分祭，有乖禮意者多。皇上歷考古制，互有不同，以爲五土生五穀，所以養夫民者也，分而祭之，生物之意，若無所施，於是合祭於一，

春祈秋報，歲率二祀」。(明史亦載此說)續通典禮典謂：「明太祖洪武元年，建社稷於宮城西南，太社在東，太稷在西；壇皆北向，高五尺，闊五丈，四出陛，五級，二壇同一壇。歲以春秋二仲上戊，親祀以勾龍后稷，行三獻禮，正位用玉，兩邸幣用黑色，牲用犢羊豕各一，配位並同，惟不用玉」。

續通考郊社考：「洪武十八年改改建社稷壇」。又謂：「帝既改建太廟，以社稷國初所建，因前代之制，祭配祝皆未當，下禮官議。尙書張籙言請社稷同壇，罷勾龍等配位，奉仁祖配享，帝善之，遂命改建於午門之右。其制：社稷共一壇，壇二層，上廣五丈，下廣五丈三尺，崇五尺，四出陛，築以五色土，覆以黃土，如舊制。四面甃以磚石，主崇五尺，埋壇中，微露其末。外壇崇五尺，四面各十九丈二尺五寸，爲四門，門壇各飾以方色。外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，南北廣八十六丈六尺五寸，皆飾以紅，覆黃琉璃瓦，垣北三門，門外爲祭殿，凡六楹，深五丈九尺五寸，連延十丈九尺五寸。其

北爲拜殿，六楹，深三丈九尺五寸，連延十丈九尺五寸，外復爲三門。垣東西南門各一，西門內近南神廚六楹，神庫六楹，門外宰牲房四楹，中滌牲池一，井一。其後配祀復有變易，續通典禮「仁宗洪熙元年二月，祭社稷，奉太祖太宗並配，命禮部永爲定式」。又續通志禮略：「世宗嘉靖九年，改正社稷配位，仍以句龍后稷配」。

太廟在端門之左，紫禁城外東南，皇城之內，其南之門曰廟街門。明史禮志：「明初作四親廟于宮城東南，各爲一廟，皇高祖居中，皇曾祖東第一，皇祖西第一，皇考東第二，皆南向，每廟中室奉神主，東西兩夾室，旁兩廡，三門，門設二十四戟，外爲都宮，正門之南，齋次，其西饌次，俱五間，北向，門之東，神廚五間，西向，其南宰牲祠一，南向」。

續通典禮：「洪武八年，改建太廟，前殿後寢，殿翼皆有兩廡，寢殿九間，奉藏神主，爲同堂異室之則。中室奉德祖，東第一室奉懿祖，西第一室



奉熙祖，東第二室奉仁祖，皆南向。建文卽位，奉太祖主祔廟正殿神座，次熙祖，東向。寢殿神主居西第二室南向」。

金陵古今圖考謂：皇城居極東編，正門曰洪武，與都城正陽門直對。郊壇在正陽門外，東隅，洪武門北之左，列吏戶禮兵工五部，吏部之北，有宗人府，宗人府之後，有翰林院，詹事府，太醫院。洪武門北之右，列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。後府之南，有太常寺，府之後，有通政司，錦衣衛，欽天監。通政司之北，有鴻臚寺，行人司。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於太平門外，築堤於玄武湖上，北達治所，光祿寺，尚寶司，六科，在皇城內。

洪武京城圖志：皇城之外，其東南爲五部，其西南爲五府。五部之北爲宗人府，承天門外，御街東，宗人府南爲吏部，吏部南爲戶部，戶部南爲禮部，禮部南爲兵部，兵部南爲工部。軍都督府之中軍都督府，在承天門外御街西，左軍都督府在中軍都督府南，再南爲右軍都督府，再南爲前軍都督府

，再南爲後軍都督府。東長安門之東，爲鑾駕庫。宗人府之東，公生門南，爲翰林院，院南爲詹事府，府南爲太醫院；太常寺在後軍都督府南。西長安門之西，爲儀禮司。中軍都督府之西，爲通政司，司南爲錦衣衛，再南爲旗手衛，再南爲欽天監。通政司之西，爲會同館，四方進貢使客所居。烏蠻驛在會同館西，以待四夷進貢使人，行人司在會同館西北，教坊司在行人司南。

自清季迄今，故宮磚瓦，均爲市民拆取。城中隨處均見宮磚之建築，磚上均有文，記其造匠及製造地，地方官銜名，其文或陰或陽，予於乾河沿某西人宅圍垣，見其磚上，均有造者之名，其地方則幾各省皆有。蓋明初各省派官監造者。荷香館瑣言謂：「明皇城磚，皆有窰匠某造，磚人夫某，總甲某，甲首某，小甲某，及某府提調，通判某，某縣提調縣丞某等，陽文，其字有甚工者，今鷄鳴寺砌路之磚，大半此物。」

## 第五節 故宮宮闕

明故宮宮闕圖，有洪武京城圖志，金陵古今圖考，及江甯府志諸書載之。近版之南京城市圖，亦繪故宮遺址，而其最足徵信者，則爲洪武京城圖志。若近版地圖所記，或本於清制，或據自傳說，未可爲據。例如今圖所作后宰門，係本於俗傳，蓋明代稱玄武，仿孫吳六朝之稱也。又今圖之東西長安門。爲東西華門，而明之東西長安門，在承天門外，外五龍橋之左右。又今圖之洪武門，爲明之正陽門，洪武門在正陽門北，爲皇城外圍最南之門。江甯府志謂正陽一作洪武，非明時之稱也。洪武京城圖志，雖有皇城紫禁城圖，然於二城之位置，未能確定，於二城之大小，未能表明，又其圖繪未精，隨紙伸縮，尤乖實際，殿闕所在，難以指辨，爰本考證所得，參據各籍所記，擬故宮宮闕圖於次：







國立中央大學文學史系專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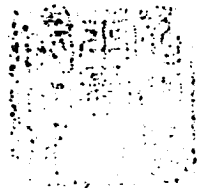
# 金陵故宮圖考

葛定華著

每部售價洋壹角

國立中央大學出版組出版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



#79  
447234

#79  
447234